

陸佳暉：承載記憶的交織與皺摺

Lu Chia-hui: A Weaver of Intertwined and Layered Memories

採訪・攝影／蕭敏慧 Hsiao Min-hui・圖片提供／陸佳暉

- 1 陸佳暉透過織作將生命故事轉化為新的記憶密碼
- 2 陸佳暉 老三（正面） 2010
絲光綿、聚酯纖維
數位緹花手織 70×80cm
- 3 陸佳暉 盹·向4 2007
絲光綿、聚酯纖維、尼龍
數位緹花手織 68×74cm
- 4 陸佳暉 盹·向1 2007
絲光綿、聚酯纖維、尼龍
數位緹花手織 68×74cm

特大號衣架上掛著一塊布，布上有圖案，而且並非工整摺疊地掛著，而是呈不規則狀地在右下或左上方岔出，然而構成的圖案卻是完整的。這就是陸佳暉的織物創作，也是她9月17日即將在瑞典 Almgren 絲綢廠暨博物館展出一個多月的作品之一。相關作品於五六月間，已在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臺北當代工藝設計分館展出，讓國內民眾先睹為快。

纖維藝術的在世價值

60年次的陸佳暉是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材質創作與設計系助理教授，她說，從小有個習慣，老愛將吃完的糖果紙、巧克力紙

摺來摺去。長大後多了發票、收據、寫有電話或重要訊息的紙片，這些紙無意識地在手上翻滾，或隨意塞在口袋裡而形成各樣的造型，就變為更有個性的紙片，彷彿它們又創造出不同的生命，也就愈捨不得丟。這樣的習性帶進她的創作，就成了藝廊展場上不規則造型的織物作品。

與陶瓷、玻璃、金工、雕刻等一般人熟悉的工藝相較，陸佳暉直言：「除去勾針、拼布、刺繡、染色，纖維藝術創作是孤單的。」究其所以然，其情可憫。在歐洲，石頭屋、城堡建物常有縫隙，靠織物掛毯擋風也是裝飾；生活於嚴寒乾燥地區的游牧民族，養羊、吃羊、穿羊，羊毛編織順勢而起。在高溫多濕的臺灣，織物一直停留在實用階段；棉、麻、絲、毛向來都是拿來穿用，不是當藝術品欣賞。因為纖維工藝不耐久放，無法傳世也就被隔絕於收藏之外。

但材料、工藝價值也隨時間、環境改變中，缺點的另一面也成優勢；數十年後纖維織物可以完全回歸自然，符合正夯的有機綠材質、無污染概念，反觀其他工藝材料，往往需耗時百年以上才能分解，例如玻璃或經數百度、上千度燒製的陶瓷，幾百年後分解，也不能再回到初始成分或土本質。陸佳暉說，這就是織物藝術的「在世」想法。

織物正面背面的相對存在

不過，吸引陸佳暉投入織物創作的，還有編織的「生死學」和作品完成之前的設計挑戰；對於這些創作動力，她慣以「有趣」兩字說明。甫榮獲韓國「清州國際工





2



3



4

藝雙年展」銅獎的陸佳暉說，常有人問：「織物創作與繪畫有何不同？」她說，繪畫就是一個面的創作，編織卻有正、背兩面，儘管織物多半看的是正面，但背面卻是一直存在的，「這就有意思了」。於是她打破正背面界線，將一塊或方或長的布進行一次至多次摺疊，做為編織構圖的最終呈現畫面，但要進行創作時，就要從攤開的平整布做起。一般觀眾在意的是織物作品呈現的畫面，她創作時覺得最有趣的，反而是織作前精確的經緯色線計算，繪製一摺、兩摺或三摺時的織物細部設計圖。

她說，織物的正面象徵進行中的人生，織物的背面是死亡後的未知，生命如同這編織，一直都是生死相伴且相對存在。這樣的領悟反應在2007年第一個做的摺的〈盹·向系列〉。作品畫面是手與魚。陸佳暉說，那是一隻她養了一年的魚，在2003年研究所畢業前一天死了。那天一早發現，心情並沒特別起伏，順手將牠放在

肥皂盒裡，接著去口試。直到口試結束，回來見到沒關的檯燈下不會動了的魚，才難過得哭出來，也由於這情緒的紓解，同時獲得繼續走下一步的力量。這樣的歷程，也與上大學那年，面對母親逝世的死亡經驗相符——死亡未必結束，而是重生。

「創作即是體現自我的思想結構」，從2002年陸佳暉開始織物創作起，作品都是她一個個的記憶故事。首系列原生記憶，是自我追尋內在對過去（幼時）的記憶；例如曾去那裡、做了什麼事。接著創作複生記憶，是從長輩間聽來的記憶。有些據說自己在現場，卻對事件一片空白的斷裂記憶，或者同一件事，不同人談就會有不同版本的故事的記憶。這些都是念研究所階段的作品，呈現記憶、印象所串成的故事，結構上，採四層經線來表現圖像，記憶中的圖像有人像、花草及羽毛（幼時家裡養過孔雀）。當構想、設計圖一切準備就緒後，因緯線要換數層、數次，一整天手織，只能織15公分長。



5



6

緹花手織演譯幸福光影

第一次辦個展的作品是運用數位緹花織機創作的〈筆記的蘊釀〉系列。陸佳暉說，父母親是中國醫藥學院的同學，兩人在就學時期就結婚，並有兩個孩子。筆記的蘊釀是她翻閱父親大學時的教科書，發現字裡行間有許多父親的筆跡，寫的是化學式或實驗材料名，她看不懂。但沒有關係，看不懂就更有想像空間，便自己編故事。她相信，排行老三的她，在父親書寫這些筆記的時候，她正像作品中的植物種子（取材自教科書），已蘊釀或預言，成為即將報到的生命。

最近的作品則是以苑裡三角蘭草蓆創作的〈常日系列〉，包括2011年參加韓國清州工藝競賽獲得銅獎的作品，就是該系列的第一件蘭草織的創作。緣起是2007年在樹德科技大學流行設計系任教時，參與教育部輔導苑裡傳統蘭草編織轉型文創研究的經驗，當時對編織草蓆的感受是「慢活」與「撫慰」，是氣味強過視覺的創作材料。幾年後，轉任臺南藝術大學，某天上午帶著養的兩隻哈士奇在多樹的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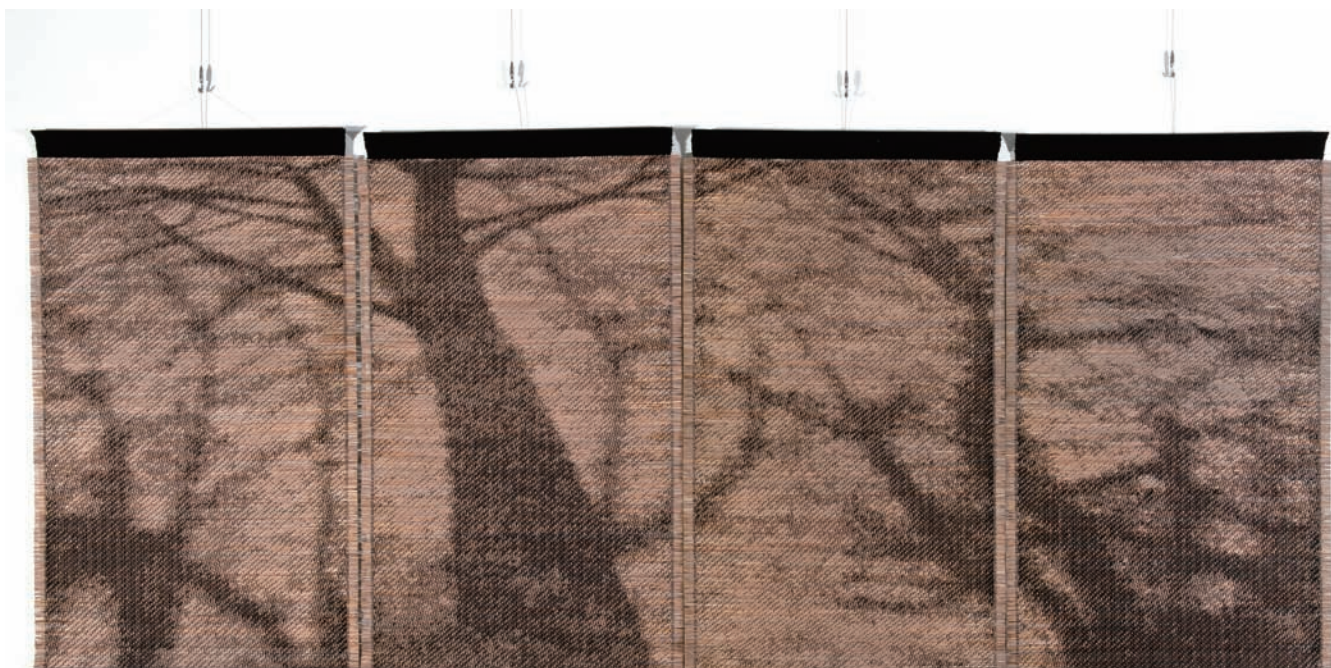


7

園散步，當時陽光很溫暖，空氣很清新，四周很寧靜，強烈的幸福感瞬間湧上，陸佳暉說，那應該就是對應蓆草走向文創的態度——找到自己的幸福感。她將當時樹幹枝條被早晨的陽光斜映在地上的畫面，或者月光下朦朧樹影的倒影，以蓆草結合數位緹花手織展現，成為她典藏幸福的方式。

儘管對纖維藝術的迷戀方興未艾，陸佳暉最早顯露的創作才華卻是繪畫。她說，從小不愛念書，唯有畫畫願意主動參與。就讀豐原高中美術實驗班時，為脫離全班一起作息的呆板生活秩序，不斷參加

- 5 陸佳暉 伴 I 2010
絲光綿、聚酯纖維、銀纖維
數位緹花手織
116×109cm
- 6 陸佳暉 1971 PM II
2010 絲光綿、聚酯纖維、銀纖維
數位緹花手織
90×116cm
- 7 陸佳暉 常日 2011
絲光綿、苑裡蓆草、尼龍
數位緹花手織
190×342cm
- 8 陸佳暉 常日（日西·三刻） 2011
絲光綿、苑裡蓆草、尼龍
數位緹花手織
190×342cm
- 9 陸佳暉 筆記的醞釀 I
2007 聚酯纖維、縹紫
數位緹花手織
160×68cm



8



9

繪畫比賽，後來卻變成為得獎而畫。高中畢業雖然順利考上師大美術系，卻也同時承受母親離世，父親及其他手足全數移居北美，必須一人在臺生活的新境遇。身邊沒有親人的讚賞聲，參賽、獲獎不再具意義，陸佳暉陷入自我追尋、重塑人生價值的反思、內省階段。

她回憶說，每年寒暑假定期飛往美國與家人團聚的過程，有次參觀亞利桑那州的印第安文化部落，第一次接觸到織毯及其相關的民族文化全貌，感到十分新奇且印象深刻。自此種下由繪畫轉向編織的藝術創作種子。當陸佳暉完成師大教書義務規

定年限後，立即報考全臺唯一設有編織為主的國立臺南藝術學院應用藝術研究所。她說，編織是人類文明的開端，非、亞、歐的居民在沒有溝通的情況下，分別以羊毛、蠶絲、亞麻，運用經、緯結構進行編織，光這事就極有趣。而她本階段創作緹花編織又可連結到中國五千年的歷史背景。她說，為呼應環保，下個階段的纖維創作將不再使用目前的數位緹花機，另發展不插電技法進行編織創作，這也是對自我的新挑戰。🌱